

爱情之光

〔英〕巴巴拉·卡特兰 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爱情之光

（日）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





爱情之光

〔英〕巴巴拉·卡特兰 著
文忠强 译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LIGHTS OF LOVE

Barbara Cartland

ARROW BOOKS LTD 1975

爱情之光

〔英〕巴巴拉·卡特兰 著

文忠强 译

•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建国门泡子河10号)

隆昌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•
787×960毫米 32开本 11.25印张 2插页 172千字

1986年8月第1版 1986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5,100册

书号：10355·630 定价：1.75元

第一章

“塔里娜！”

一个年轻的声音叫着，接着门猛地被推开了，一位姑娘匆匆忙忙地进入屋子。

“我以为我再也回不来了！”她大声说。
“我遇上了交通事故，警察为了写下详细情况，花了不知多久的时间。”

塔里娜放下正在收拾的箱子抬起头望着她。

“哎呀，吉蒂，难道你又出事啦？”

吉蒂点了点她那浅发的头。

“对，又出事了，”她说。“这是这学期的第三辆自行车。”

塔里娜笑了。

“你真难改呀，”她说。“我看保险公司今后不会再为你担风险了。”

“既然有七千个大学生在剑桥校园里来来去

去，他们又能指望什么别的结果呢？”吉蒂问道。

“但是，事实上这次是卡车司机的过失。”

“当然不怪你，”塔里娜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说。

“可不是吗，”吉蒂轻松地说，接着她把外衣扔在地板上，安安逸逸地在靠背椅上坐下来。

“别再谈这事了吧，”她说。“它简直叫我厌烦。明年我得搞部汽车才行。”

“愿上天保佑我们大家吧！”塔里娜喊道。

“我一想到那个警察在那儿舔舔铅笔头，磨磨蹭蹭地拼出字母来，我就心烦。我一直担心赶不上送你走，”吉蒂不理睬她朋友的叫喊，继续往下讲，“我记得你说过乘坐下午的火车动身。”

“啊，我决定搭乘更晚的一班车走，”塔里娜答道，“我昨天晚上没有来得及把东西收拾好。”

“你参加晚会了吗？”吉蒂问道。

塔里娜摇摇头。

“没有，我在工作。”

“在学期的最后一个晚上！”吉蒂喊叫起来，“说真的，塔里娜，你除了工作以外没有想过别的事。”

“听起来好象很可怕，”塔里娜抱歉地说，

“可是，你知道在假期内我可能不会有很多学习的机会了。”

“挺有意思，”吉蒂问道，“那么你打算干什么呢？”

“干什么？”塔里娜说，“啊，当然是找活干了。”

“干活！干什么样的活？”吉蒂突然坐起身来，注视着她的朋友。

塔里娜仿佛在思考。

“我真的还不知道。去年假期我在一家店里当过店员。我每星期大约赚五镑。可是工作非常辛苦。有个姑娘告诉我说当女招待有小费，可以赚得更多些。”

“可是，你会恨这种工作的。你想想，把一份肉，两份菜端给那些叫人恶心的旅行推销员，而他们把你呼来唤去叫唤着‘嗨，小姐’，你受得了吗？”

“我倒真的不在乎，只要钱来得正当就行。”塔里娜答道。

“难道钱就是那么重要吗？”

塔里娜转过身去看着窗外楼下冷清的院子，她的脸侧了过去。吉蒂顿时想到这是一张非常可爱的脸，多么纤细娇嫩，黑色的头发从椭圆的前

额波浪般地向后卷曲，在这张脸里蕴藏着一种心灵的美。

“对，钱是非常重要的，”她停了一下，把每个字慢慢地从她嘴里吐出来。“妈妈爹爹为了送我来念书作出了那么多的牺牲。唉，我知道我得到了奖学金，可那不够支付所有的费用。假如我不到剑桥来，我就可以赚钱，每个星期都可以送点钱给家里。”

“可是，塔里娜，你父亲肯定有薪水吧？”吉蒂大声说。

“当然有，”塔里娜答道，“他是伦敦东头的教区牧师，这教区很穷，捐款少得可怜，父亲付完教区地方税及其他强制性的捐款后，充其量他每年还剩下四百镑，当然还得付所得税，不仅牧师薪水要付税，连他收来的复活节捐款也要付税。”

塔里娜的声音里突然出现了辛酸的语调，这时吉蒂忽然激动地站起身来跑到她身边。

“唉，塔里娜，我很抱歉，”她一把抱住了她的朋友说，“我不应该提这些问题，我太粗心，太娇生惯养了——钱把我惯坏了。要是你能让我帮你就好了。”

“喂，吉蒂，这事我们以前也争论过，你老

是这样讲，可我有我的自尊心！”

塔里娜又笑了一下，她从窗边转身走到五屉柜前拿出衣服放进手提箱。

“我明白，”吉蒂若有所思地说。“你是我认识的人当中最叫人讨厌的老顽固，尽说什么自尊自重啦，不白吃别人的饭啦，要自食其力啦，诸如此类的讨厌的老古板规矩。现在连想也没有人这样想了。”

“只有格雷兹布鲁克一家是例外，”塔里娜又说。“他们都很特别——父亲，母亲，唐纳德、埃德温娜和我。我们都有自尊心。”

她摆出姿势，把她刚从抽屉里拿出的一个白布假领戴在头上，扮成女招待的样子。

“你看，我这不是在酒店里吗？”她说。

“哦，先生，请尝尝马铃薯肉馅饼，是昨天的剩菜，味道可美啦。”

吉蒂突然尖声大叫起来，叫得那么刺耳，那么突然，塔里娜吓得连白布假领也掉在地上，目瞪口呆地望着她。

“吉蒂，怎么回事？什么东西扎痛了你吗？”

“不，我想出了一个主意，”吉蒂喘不过气来似地说。“听着，塔里娜，你听我说，我给你找到了一件工作。”

“找到了工作？”塔里娜问道。

“对！塔里娜，请你答应一定听我的。这是我想出的最好的主意。”

“到底是什么？”塔里娜怀疑地问。

“好吧，听我从头说起，”吉蒂说。“你知道我在家里是多么难受，我告诉过你好多次了。”

“是的，我知道你告诉过我的那些事，”塔里娜同意说。“不过，我一直不十分相信。”

“那么，我保证对你说的是真话，完全是真话，”吉蒂答道。“我恨我的继母，她也恨我。父亲总是太忙顾不上我，说真的，我一想到回家，心里就厌恶。在十月开学前这段时期，我真不知怎么过才好。我来到剑桥，只是为了能离开家。”

“可怜的吉蒂，”塔里娜同情地微笑了一下。

“同情也没有用，是我不得不过这种日子，反正不是你，”吉蒂说。“我刚才想到，为什么你不可以跟我一起回去呢？两天前，我收到继母的信，说她很忙，如果我能带个好朋友回家跟我作伴，倒是个好主意。现在你懂了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你的继母会不会认为我还好，”塔里娜说。“如果是你想请我去住，吉蒂，那

么，就谢谢你了。然而我还得找工作。”

“可这就是你的工作，你还不明白吗？你陪我回去，我付你钱。哎呀，塔里娜，请别太死心了。这不仅为你找到工作，而且还救了我的命。”

“别傻了，吉蒂。另外找个好朋友，让她陪你吧。”

“可是，除了你我没有别的朋友，那是你知道的。在这里你是我唯一喜欢的人。”

“你不一定非要在剑桥找一个朋友呀，”塔里娜说。“你在伦敦认识的那些人怎么样？”

“她们都是我继母的朋友，大多数姑娘都是势利的糊涂虫。我讨厌她们。如果你要知道实情，我觉得她们看不起我。”

“吉蒂，你尽说傻话！”

“这是真的，”吉蒂突然激动地说。“你想我会那么笨，连他们把我们当作暴发户都看得出来吗，喂，我知道我父亲可以买到他要买的任何东西——房屋，游艇，轿车，飞机，可是用钱是买不到社会地位的——至少买不到真正的社会地位。我继母是厚脸皮，我可不是。我听见别人议论我们，我看见过他们是怎样看我的。我知道他们心里是怎样想的。”

“噢，吉蒂，你别这么讲。我肯定这不是真实的。你是这么漂亮，这么快活，你……你有一切。”

“一切！”吉蒂叫喊道：“你讲什么一切呀；你有一个疼爱你的家庭，他们爱你，关心你的一切，需要你和他们在一起。我除了钱什么也没有。钱！钱！老实说，你没法爱它、吻它。它不过是个冷酷无情的东西。”

吉蒂的声音突然变了；塔里娜看着她，在她黑黑的大眼睛里充满了泪水。

“我真不愿意见到你这样难过，吉蒂，”她同情地说。“你知道要是我能帮助你就好了。”

“如果你情愿，你是能帮忙的。”吉蒂答道：“去到我那象地狱的家，来看看我是怎样受罪的！来帮助我勇敢地面对继母对我的冷嘲热讽，仆人们的厚颜无耻。在那里除了拼命想爬进那个不欢迎我的上层社会外没有其他事可干。”

“但是，吉蒂……”塔里娜开口说道。

“不要老是说‘但是’，也不要光表示同情，如果你真正关心我，那就看你的行动了。”

“我是真正关心你的，你是知道的，”塔里娜说。

吉蒂不耐烦地顿了一下脚，用手帕擦擦眼

泪。

“这难道就是你表示同情的方法？”她说。

“你宁可去酒店干活，也不愿帮我的忙。”

“明确地讲，你要我干什么吧！”塔里娜说。

“我要你陪我回家去。只要你肯去，你想要多少钱都可以，每星期十镑。二十镑都行。”

“可是，我不能要你的钱，”塔里娜说。

“为什么不？”吉蒂绷着脸问道。“你可以拿别人的钱。难道我的钱是脏的，或者是不配，所以你不屑于碰它？”

“唉，吉蒂，吉蒂，别对我那么讲吧！”

“我很抱歉，塔里娜，但是钱总是妨碍我得到在生活中想得到的东西，现在又不让我得到你。”

吉蒂突然痛哭起来，眼泪象泛滥的河水从她那双大眼睛流淌下来。

“哎呀，不，不要这样，”塔里娜请求说。

“别哭了，吉蒂，只要你不哭，你要我干什么我都答应。我真受不了。”

眼泪止住了，声音还有点哽咽，吉蒂说：

“你答应？你答应和我一起回去。”

“我试试看……不，我答应你，”塔里娜急

忙改口说，害怕吉蒂又哭起来。

仿佛云散天开，太阳又出来了。不一会儿吉蒂的红唇边露出了笑容，眼睛闪亮起来，尽管睫毛还是湿的。她以坚定的姿势擦了一下那小而翘起的鼻子。

“你答应啦，”她得意洋洋地说。

“是的，我知道，”塔里娜不无后悔地答道：“我陪你回去，但是我不要钱。”

“你一定得拿钱，”吉蒂叫道：“不然我把钱全都花了，买一只钻石手镯或者别的什么对你毫无用处的东西送给你。”

“好吧，”塔里娜勉强同意。“你每星期给我五镑。我陪你住三个星期，以后我再去找工作。”

“我不会让你走的，”吉蒂说。“只要一旦你看到了你所要看的，你就会明白，你不能离开我。”

“嗯，我们走着瞧吧，”塔里娜答道，“不过，要提醒你，我真的不要你的钱。”

“你不要钱，可是你父母需要，还有唐纳德和埃德温娜——你不能否认吧。”

“不，我不否认，”塔里娜说。“好，吉蒂，你赢了。不过，我想你继母不一定会高兴见

到我。”

“等一下，我有个主意了！”吉蒂大声说。
“一个绝妙的主意。我要告诉我继母说你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，一个她喜欢让我结交的人。唉，塔里娜，别做出不赞成的样子。我了解伊琳而你了解。我想她大概是世界上最势利的人。”

“要是那样，”塔里娜笑着说。“对一个为生活而奋斗的牧师的女儿，她是不会刮目相看的。”

“她不会知道他是个为生活而奋斗的牧师，除非你告诉她，”吉蒂答道：“毕竟，格雷兹布鲁克还是个很不错的名字。”

塔里娜不知不觉地翘起了下巴。

“这个家族在英国历史上曾经做过许多贡献。”

“嗯，正是那样，”吉蒂得意地说。“我们可以对她这么讲。还可以讲讲你的祖母，你是以她的名字命名的。塔里娜伯爵夫人……她娘家姓什么呀？”

“巴夫托伊斯基，”塔里娜答道：“可是，这不会给她留下什么印象。十月革命后，白俄是不值一钱的。我祖母来到这边是想找个管家的工作，这样，~~她~~ ~~就~~ ~~打~~ ~~了~~ ~~她~~。”

“家丑不可外扬，”吉蒂笑起来了。“要么，只告诉伊琳你祖母是白俄，是沙皇的密友。”

“她的父亲是皇帝的侍从武官，”塔里娜更正说。

“这更好了！”吉蒂赞许地说。

“但是，即使这样也不能使我变成上流社会的小姐。”

“噢，当然可以，”吉蒂纠正说。“我要告诉她你非常有钱，你家住在加拿大——这样无论如何不会让我们把你家里人请出来了——在你准备花费你的百万家产之前，你只不过是来到剑桥消磨消磨时间而已。”

“噢，你真荒唐！”塔里娜笑着说。“好象别人会相信似的。”

“为什么不会呢？”吉蒂说，“而且伊琳是够笨的。”

“她一看见我穿的衣服，即使再笨也不会相信我有钱，”塔里娜嘲笑地说。

吉蒂用手捂住了嘴。

“我倒没有想到这件事，我多笨呀！这倒是真的，伊琳和她的那个自以为了不起的贴身女仆一见到你进屋子，马上就会围着你窥视你衣服上的商标的。”

“看，正是这样，”塔里娜说，“一位给我父亲打扫教堂的老太婆常讲：‘说出真话，羞杀魔鬼。’”

“不，别急，我还有主意，”吉蒂说。“我会告诉伊琳说你准备乘船回加拿大去，行李先运走了，正在你要搭火车去利物浦转船时，我没让你去，把你请来我家了。”

“那有什么用呢？”塔里娜讽刺地问。“我现在穿的这套衣服三年前只值三镑十先令。连你的继母也不会相信这是在哈代·阿迈斯商店买的。”

“你穿的这套衣服正是在哈代·阿迈斯买的，”吉蒂回答说：“因为是我自己在那里买的。”

“噢，吉蒂……”塔里娜刚开口说话，可吉蒂的声音盖过了她。

“你还不明白吗，设想你的衣服运回加拿大了，你得穿我的。我们两人恰好同一尺码。说真的，我有许多新衣服伊琳从未见过，所以不管怎样我能给你装一手提箱——就是你随身带着过夜的那类东西。啊，塔里娜！一切真太简单了。我全都想出来了，你用不着反对。”

“哼，我有充份理由反对，”塔里娜叫道。